

世界文学译丛

爱玛

周殿富◎主编 [英]简·奥斯汀◎著 袁荣儿◎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小说主人公爱玛是个美丽、聪明、富裕的地主小姐，喜欢给人做媒。自己的家庭教师嫁人后，她在无聊之中把邻近的一个孤女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自作主张地安排她的恋爱。而孤女也很随和地一次又一次“爱”上了爱玛给她选择的“求婚者”……

爱玛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译丛

爱玛

周殿富◎主编 [英]简·奥斯汀◎著 袁荣儿◎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周海莉
责任校对：北京慧眼校对
版式设计：马宇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玛 / (英) 奥斯汀 (Austen, J.) 著; 袁荣儿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7
(世界文学译丛)

ISBN 978-7-5463-3077-8

I. ①爱… II. ①奥… ②袁…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9012号

书 名：爱玛
著 者：[英] 简·奥斯汀
译 者：袁荣儿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21
字 数：320千字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3077-8
定 价：35.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生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在这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9
第三章	12
第四章	16
第五章	22
第六章	26
第七章	31
第八章	35
第九章	43
第十章	52
第十一章	57
第十二章	61
第十三章	67
第十四章	73
第十五章	77
第十六章	83
第十七章	87
第十八章	89

第二部

第一章	97
第二章	102
第三章	106
第四章	113
第五章	117
第六章	123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34
第九章	146
第十章	153
第十一章	157
第十二章	164
第十三章	169
第十四章	173
第十五章	181
第十六章	188
第十七章	194
第十八章	199

第三部

第一章	207
第二章	209
第三章	219
第四章	223
第五章	227
第六章	234
第七章	245
第八章	253
第九章	258
第十章	264
第十一章	270
第十二章	279
第十三章	285
第十四章	292
第十五章	300
第十六章	305
第十七章	312
第十八章	318
第十九章	326

第一部

第一章

爱玛·伍德雷斯小姐端庄儒雅、聪明美丽、生性活泼、家境富裕，仿佛上苍将最美好的恩赐都集中于她一身了。她在这个世界已经生活了快二十一年了，很少遇到苦恼或伤心的事情。

在两姐妹中，她是年幼的一个，父亲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对女儿非常娇惯溺爱。姐姐出嫁以后，她便早早担当起家庭女主人的角色。很久以前她母亲就去世了，在她的记忆中，母亲的爱仅仅只有一点儿，而且十分模糊。一位杰出的家庭女教师填补了母亲的空缺，她给予的爱绝不亚于一位母亲。

泰尔勒小姐在伍德雷斯家里生活已经有十六年了，她不仅是家庭女教师，更是这个家庭的好朋友。她非常喜爱这两位姑娘，尤其是爱玛。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姐妹亲情胜于师生关系。泰尔勒小姐脾气温和，即使在原来教爱玛读书的时候，也很少强加什么限制，现在，教师的权威更加不复存在，她们就像相依为命的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爱玛喜欢做什么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虽然她非常尊重泰尔勒小姐的判断，但是在作出决定时，主要还是由自己做主。在爱玛的生活中，潜在的危险其实在于她过分自行其是，在于她天性稍稍有些自负，这些不利因素，在许多情况下会妨碍她充分享受乐趣。然而，这种危险目前尚难察觉，根本不能视为她的不幸。

悲哀降临了——仅仅是个轻微的悲哀而已，而且还不是以痛苦的方式降临的——泰尔勒小姐出嫁了，爱玛失去了泰尔勒小姐，为此她感到非常悲伤。在这位亲爱的朋友结婚的日子里，爱玛第一次对未来感到悲哀。婚礼过后新人离去，饭桌上只剩下了她和父亲，不可能指望有第三个人在漫长的夜晚来活跃气氛，她父亲饭后便早早上床休息，她只有自己在炉前叹惜自己的损失。

她的朋友在这桩婚姻中拥有种种幸福的未来，维森顿先生的品格无懈可击，财产充足，年纪适中，态度谦虚。爱玛想到自己向来是本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慷慨的友谊促成这桩婚姻的，就感到有一丝满足，但是对她来说那天早上的活动却是难过的，每时每刻都感到需要泰尔勒小姐，她回想起她慈祥的音容笑貌——十六年来一直那样和蔼慈祥，记起自己五岁起她便开始教授她知识，陪自己做好玩的游戏，回忆起她在自己健康时不惜献出自己全部精力，为了使她高兴而经常和她在一起，成为亲密的伙伴，在自己幼年生病时更是百般照料，无微不至，为此她心中时常洋溢着感激之情；在伊莎贝

拉出嫁后的七年里，家里只剩下她们两人，两人平等相待，毫无保留，那更是亲切美好的回忆。她是个非常难得的朋友和伴侣，富有才华，知识丰富，乐于助人，态度谦和，对家庭的一切都非常了解，对家里关心的所有事务全都十分感兴趣——爱玛尽可以将自己的各种想法统统向她倾诉，而绝对不会发现她的慈爱会产生任何瑕疵。

她该如何忍受这种改变呢？虽然，她的朋友离开他们仅仅不到半英里，但是爱玛意识到，半英里之外的维森顿太太一定与这所房子中原来的那位泰尔勒小姐有着天壤之别。尽管她天生便具有优越感，后来更加强了优越意识，然而她却感受到极大的精神孤独，她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并不是她的伴侣，无论是进行理智的还是逗乐的交谈，父亲都无法跟上她的思路。

由于伍德雷斯先生结婚时已不年轻，父亲的老态和习惯把他们之间年龄的鸿沟衬托得更加显著，他终生被病魔缠身，既不能锻炼身体，也没有时间培养心智，于是未老便已先衰。虽然他的友善心灵和他温和的脾气，处处赢得人们喜欢，但他的天赋任何时候都无法受到恭维。与其他人比较起来，她姐姐嫁得并不算很远，仅仅是住在离家十六英里外的伦敦，然而并不能每天随意回来。他不得不在哈特菲尔德宅子里熬过十月里许许多多漫长的夜晚，最后才能在圣诞节前夕盼来伊莎贝拉夫妇和他们的孩子，享受与人交往的乐趣。

海伯利的规模跟城镇差不多。虽然哈特菲尔德宅子里有自己的草坪、灌木丛和自己的名字，但是它其实属于海伯利。但是，在全村里也找不到能与她的智慧相符的伴侣。伍德雷斯家是当地的望族，受很多人关注。由于她父亲是一位公认的谦谦君子，她在村里便有很多熟人。但是这些熟人中没有哪一位能够代替泰尔勒小姐，就算仅仅只有半天也不行。面对这令人忧郁的变化，爱玛除了胡思乱想之外，没有任何办法，直到父亲醒来，她才不得不强颜欢笑。他的精神需要有人支持。他是个精神脆弱的男人，有精神忧郁的倾向，喜欢跟自己熟悉的人交往，无论是谁，在分手的时候总是感到很难过；他讨厌任何变化，由于婚姻是变化的根源，所以他从来就不赞成；就连他自己亲生女儿婚姻至今也不能得到他的认可；若不是出于同情，他绝不会提起她，尽管那是爱的产物。现在，他又不得不与泰尔勒小姐分手。他有点自私自利，根本想不到别人可能跟自己有不同的想法，他一直认为泰尔勒小姐做了一件令人十分伤心的事。他认为她的余生整个在哈特菲尔德度过要更加幸福。爱玛微笑着，尽可能与他进行快乐的交谈，尽可能将他的思绪从这个问题上转移开来，但是，茶点端上来时，却根本无法阻止他一字不

差地重复午餐时讲过的话：

“可怜的泰尔勒小姐！——我真希望她能够重新回来，维森顿先生怎么会打她的注意，这多可惜呀！”

“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爸爸，根本不能同意。维森顿先生是个优秀的男人，那么诙谐可爱，绝对配得上一位贤惠的妻子，她现在有了自己的家，难道还可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容忍我的种种乖僻吗？”

“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有什么好？这个家比她的家大三倍。再说，我可爱的宝贝，你绝对没有任何乖僻啊。”

“我们应当经常去看望他们，他们也应当常常来探望我们，我们应当常常来往，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这样做，尽快拜访这对新婚的夫妻。”

“啊，我的天哪，我哪能走那么远啊？布朗道斯宅子距离这儿那么远，我连一半的距离也走不完。”

“不用害怕，爸爸，我没打算要你亲自步行。我们当然是会乘马车去的。”

“乘马车，可是为了走那么点路，詹姆斯不会喜欢套车。我们在他家的时候，可怜的马儿该待在什么地方呢？”

“把它们拴在维森顿的马厩里啊！爸爸，你难道不记得我们其实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啦！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和维森顿先生谈过这件事。至于詹姆斯，我敢肯定，他非常喜欢到布朗道斯宅子去，因为他的女儿正在那里做女佣，我唯一不能肯定的只是除了那个地方他是否喜欢送我们到其他地方去。那可是你的功劳，爸爸，你给汉娜找了一份好工作，要不是你提起汉娜，谁也不会想到她——詹姆斯对你心存感激呢！”

“我真高兴当时想起了她。真是走运啊，因为我不愿意在任何情况下让可怜的詹姆斯感到自己无人关心；另外，我相信她会是一名好用人的。她是个举止得体、言谈礼貌的好姑娘，我对她的评价很高。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我看到她，她都会以相当优雅的姿态向我行礼问安；而且你叫她来这儿做女工的时候，我注意到，她每次都用正确的方式转动门钮，从来不把门摔得很响。我能肯定，她会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用人。至于可怜的泰尔勒小姐，身边有个熟悉的人会是多大的安慰啊。你知道，要是詹姆斯去看自己的女儿，她就能听到我们的消息。他会把我们大家的情况都告诉她的。”

爱玛尽可能地鼓励父亲慢慢道出这些令人愉快的想法，而且还希望借助一副五子棋，让父亲度过漫长的夜晚而不感到厌倦，她要把遗憾隐藏在心里，不愿提起任何不愉快的事。棋桌刚刚摆好，立刻就变得毫无必要，因为一位客人来造访了。

奈特利先生是个理性的人，年纪有三十七八岁。他不但是这个家庭亲密的老朋友，而且因为他是伊莎贝拉丈夫的兄长，便与这个家庭有一层特殊的关系。他家距离海伯利村约有一里远。他总来这个家里做客，是常客，总是受到欢迎，而且此刻比平时更受欢迎，他是直接从伦敦来的，那里有他们共同的亲戚。外出几天返回后，今天午饭吃得很晚，有人到哈特菲尔德宅子来通报说，住在不伦瑞克广场那边的家人全都很好。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伍德雷斯先生兴奋了好一阵子。奈特利先生的欢乐情绪每次都能让他感到愉快，他那些关于“可怜的伊莎贝拉”以及关于孩子们的问题全都能得到最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一切结束后，伍德雷斯先生一本正经地谈论道：

“奈特利先生，非常感谢您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真替您担心，怕您在路上受到惊吓。”

“根本不会的，先生。今晚月光非常明亮，而且十分暖和，所以我必须离你这炉火远些。”

“可是路上一定非常泥泞潮湿。希望你不会着凉。”

“泥泞，先生！不会的，看看我的鞋子吧，上面连一点儿污渍都没沾上。”

“呀！这可就奇怪了，吃早饭时我们这儿下了挺大的雨，大约有半小时，雨下得真的很大。我甚至想劝他们推迟婚期呢。”

“顺便说起——我还没有向你们祝贺呢。我完全了解你们在经历着什么样的痛苦，所以也就不急于向你们道喜了。不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地承担。让这事平静地过去。他家怎么样啊？谁哭得最厉害？”

“啊！可怜的泰尔勒小姐！真是一桩令人难过的事。”

“请你们原谅，伍德雷斯先生和伍德雷斯小姐，我绝对不会说‘可怜的泰尔勒小姐’。我对您和爱玛都非常尊敬，但是除了依附和独立问题！不管怎么说，让一个人满意要比让两个人都满意要容易很多的。”

“尤其是当两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如此喜欢空想，如此惹人恼火！”爱玛戏谑道，“我知道这就是你的想法——如果当时我父亲不在场，你肯定会开口这么说的。”

“我相信真是这样的，亲爱的，真的，”伍德雷斯先生叹了口气说，“我有时变得非常善于空想，实在惹人恼火。”

“我最亲爱的爸爸，你不会认为我真的这么想，也不会认为奈特利先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多么可怕的念头啊！哦，不是这样的！我说的是我自己。您知道的，奈特利先生喜欢挑我的毛病——那是个玩笑——完全是在开玩笑。我们交谈从来都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的确，很少有人能看出爱玛·伍德雷斯有不足之处，但奈特利先生便是

其中的一位，而且是唯一愿意告诉她这些缺点的人。虽然爱玛自己也并不十分喜欢这种人，但是她知道，父亲听了以后会感到更加不高兴，所以，她甚至不愿意让父亲怀疑到大家认为她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爱玛知道我从来不奉承她，”奈特利先生说，“但我并非指责任何人。泰尔勒小姐已经习惯于让两个人都感到满意，可现在只剩下一位可以照顾的。所以她一定能从中获得好处的。”

“喂，”爱玛愿意放过这事暂且不谈，“你要是想听听婚礼的事，我很高兴向你讲述，因为我们大家的举止全部都优雅得体。每个人都准时出席，每个人都展示出最佳的面貌。没有流过一滴眼泪，也几乎没有看到不高兴的面孔。啊！不是吗？我们大家都感到只不过是分开半英里的距离，都相信每天都会见面的。”

“爱玛宝贝对任何情况都能容忍得了，”她父亲说道，“可是，奈特利先生，她失去可怜的泰尔勒小姐其实是非常伤心的，我能肯定，她肯定会想念她的，一定比自己想象的程度要深得多。”

爱玛扭转脸，强装出微笑，泪水却止不住流了出来。

“爱玛不可能不去想念那样一位伴侣，”奈特利先生说，“如果她不想念的话，我们以前也不会那样喜欢她了。但是，她知道这桩婚姻可以给泰尔勒小姐带来很多的幸福，也知道泰尔勒小姐这个岁数，拥有自己的家庭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也知道泰尔勒小姐能过上有保障的舒服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她一定不会让自己的悲伤压倒喜悦。泰尔勒小姐的每一位朋友看到她婚姻如此幸福，都会为她感到高兴。”

“你忘掉我的一件快乐的事了，”爱玛说，“而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我亲自从中牵的线。你知道吗，是我四年前做的媒。当时许多人说维森顿先生一定不会再婚了，可我还是促成了这桩喜事，没有什么比这事更让我高兴了。”

奈特利先生冲着她摇了摇头。她父亲糊里糊涂地回答说：“啊！亲爱的，我真希望你没做过什么媒，也没有预言过什么事情，因为你说的话都会成为现实。我求求你别再给人做媒了。”

“爸爸，我保证不会给我自己做媒。但是我必须为其他人做媒。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乐事啊！特别是在成功之后！——大家都说，维森顿先生绝对不会再婚了。啊，天哪，可不是嘛！维森顿先生已经独自生活了这么长时间，看上去他没有妻子时过得多么惬意，总是忙得不可开交。不是在城里埋头做生意，就是跟这里的朋友们打发时间，不论到哪儿都能给人带去欢乐，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如果维森顿先生自己愿意的话，一年中他不用独自

度过一个夜晚。哦，可不是嘛！维森顿先生当然绝对不会再婚。有些人甚至传言他在妻子死前曾经发过誓，另外一些传言说是他儿子和舅父不准他再婚。关于这事有过很多貌似一本正经的胡话，可我一样也不相信。四年前的那一天，我和泰尔勒小姐在百老汇遇到他，天下起了蒙蒙细雨，他飞快地跑开，从农场主米切尔那里为我们借来两把伞，表现得那么热情，我当时便打定了主意。从那时起，我就决定为他做媒并且制订好了做媒计划。亲爱的爸爸，我在这件事情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我不会放弃做媒的，我会继续做下去。”

“我不明白你说的‘成功’是什么意思，”奈特利先生说，“成功意味着曾经进行过努力奋斗。如果说你努力奋斗了四年才促成了这桩婚姻，那么你的时间就花得恰到好处，也十分的周到。不过，照我想象，我认为你所谓的做媒只不过是你对这事做了一点计划而已，你在一个闲得无聊的日子自言自语说：‘我觉得如果维森顿先生要是娶泰尔勒小姐的话，对泰尔勒小姐来说可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以后每过一段时间就这么自言自语一番——你有什么成功可言？你的功绩在哪里？有什么值得骄傲？你不过运气好碰巧猜中一个而已。仅此而已。”

“难道你从来没有体会过猜中一个谜的得意和欢乐吗？我可怜你。我原本以为你很聪明，碰巧猜中并不仅仅是运气好而已。其中一定包含着天赋。我用了这可怜字眼‘成功’，就让你抓住不放，没想到我对这个词竟然完全没有使用权。你描绘了两幅图画——不过我认为还应该有一幅——介于什么也不做和什么都做之间。如果我没有让维森顿先生来这里做客，没有给他许多微妙的鼓励，没有在许多问题上打圆场，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认为你必须相当熟悉哈特菲尔德宅子，然后才能理解这件事情。”

“一位像维森顿那样诚实而直率的男人，和泰尔勒小姐那种有理性而朴实的女人单独相处，可以泰然应付他们自己关心的事情。对于他们，你做的事情可能毫无益处，却可能对你自己有很大的害处。”

“爱玛帮助别人时从来不会考虑自己的，”伍德雷斯先生不理解其中的意思，重新打断他们的交谈，“但是，亲爱的，请求你别再替人做媒了，那不但是做傻事，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人家的家庭生活。”

“再做一次，爸爸。仅仅替艾尔顿先生做一次，唉，可怜的艾尔顿先生！你喜欢艾尔顿先生的，爸爸。我必须为他寻找到一位妻子。海伯利村没有人配得上他。他在这儿已经整整生活了一年啦，房子布置得那么舒适，再独自一人过下去简直太可惜了。他们今天握手的时候我就产生了这样的想

法,他看上去好像也特别希望自己接受同样的待遇!我对艾尔顿先生的印象很好,这是我唯一可以帮他做的事情。”

“艾尔顿先生确实是个非常漂亮的年轻人,而且是个非常优秀的青年,我对他也很尊重。但是,亲爱的,倘若你想向他表示关心,那就请他改天来与我们一起吃顿饭。那将是更好的方式。我冒昧地说,奈特利先生也许也很高兴见到他。”

“当然,非常乐意”,奈特利先生笑道,“我也同意您的说法,那会是更好的方式。爱玛,请他来吃饭吧,请他吃最上等的鱼肉和鸡肉,至于说妻子嘛,要等他自己去选择。相信他自己吧,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男人会照顾自己的。”

第二章

维森顿先生出身在海伯利一个乡绅门第的家庭。在过去的两三代中他的家族逐渐积累起财富,进入体面的上流社会。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很早就接受到一小笔遗产,没有必要再自谋生活了,但是他厌倦了兄弟们从事的家族传统生计的生活,于是决定从军为国效力,他活泼欢快的天性和热衷社交活动使他感到非常满足。

维森顿上尉是个广受喜爱的人物。借军队活动之便,他有机会认识了约克郡一个旺族——丘吉尔家的小姐,丘吉尔小姐爱上他没有让任何人感到意外,只有她的兄嫂感到很吃惊,他们从未与他见过面,但是这对自视清高、傲慢自负的夫妇却认为,这种关系对他们的地位是一种冒犯。

但是,丘吉尔小姐已经成年,对自己的财产拥有自主权——她的财产在家族产业中所占比例很小——谁的劝说也休想阻止这桩婚事。于是婚礼在丘吉尔先生和丘吉尔太太极端恼恨的情况下举行后,两人便以体面的方式把她赶出了家门。这桩婚事其实并不合适,因而没有带来多少幸福。她热心而善良的丈夫对她作出巨大的牺牲的爱,一向以面面俱到的关怀来回报。然而,虽然她不缺乏一种精神,但也并不具备种种最佳品质。她有足够坚定的决心,并且不顾兄长的反对坚持自己的意愿,但是,兄长毫无道理的愤怒激发出的她心中不合情理的遗憾,却是她的决心所无法克服的,对过去那个家的奢侈生活她也总是非常怀念。他们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即使如此,也无法与恩斯康博宅子里的生活相提并论。她并没有喜欢上别人,但是,她既想做维森顿上尉的妻子,又想同时做恩斯康博宅子的丘吉尔小姐。

维森顿上尉在大家的心目中——尤其在丘吉尔家人的心目中——是个门当户对的配偶，结果证明，这宗交易却是非常糟糕。她的妻子在婚后三年就去世了，那时他比婚前更加贫穷，而且还得抚养一个孩子。不过，不久他就用不着为养孩子的费用操心了。孩子后来成了和解的使者，母亲长期病痛软化了他们兄嫂的强硬态度，加上丘吉尔先生和太太自己没有孩子，家族里也没有其他晚辈可供他们照顾，她去世后没有多久，他们便提出对弗兰克的一切全权负责。失去妻子的父亲自然会有种种顾虑和不情愿，但是其他考虑还是占了上风，孩子不久就被送到富有的丘吉尔家接受照料。他现在只需追求自身的舒适，只需尽力改善自己的境遇。

他的生活迫切需要一场彻底的改变，他便离开了军队，做起了商人。由于几个兄弟在伦敦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商业基础，因此他拥有开业的有利条件。那仅仅只是个小店，刚好能保证他有事可做。他在海伯利有一所小房子，他的大多数闲暇时日就是在那里度过的。一边处理繁忙的事务，一边享受交友的欢乐，他又愉快度过了十八到二十年。到了这时候，他的财产也积累了很多——足够买下与海伯利相邻的一小片地产，那是他长期以来渴望得到的——也足够与一位像泰尔勒小姐那种没有陪嫁的女人结婚，然后遂着自己的愿望，继续以他友好而善于社交的性格快乐生活下去。

泰尔勒小姐开始影响他的计划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并不是年轻人对年轻人所施加的那种统治性的影响，因而并没有动摇他买下布朗道斯宅子前不结婚的决心。他早就想购买布朗道斯宅子，他心中怀着这个目标，扎扎实实地干下去，直到它变成现实。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买到了房子，娶到了妻子，开始了新生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具有获得更多幸福的机会。他从来就不是个不快乐的人，这与他的脾气是有很大关系的，即使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也是这样。但是，他的第二次婚姻一定能向他证明，一位独具慧眼、和蔼可亲的女人能给他带来多大的喜悦；也能够向他证明主动选择比被对方选中要愉快得多，使对方产生感激之情也比感激对方愉快得多。

他喜欢做什么都遂自己的心愿，他的财产完全属于自己支配。至于弗兰克，他已经不是暗地里而是心照不宣地作为他舅舅的子嗣得到抚养，领养关系已经公开声明，并且在成年以后会使用丘吉尔的姓氏。他需要父亲帮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父亲对此一点也不担心。那位舅母是强悍的女人，实实在在统治着自己的丈夫。维森顿先生自然想不出，即使娶这样一个悍妇，对如此亲爱的人又能有什么害处，他相信他们之间的亲情是理所当然的。他每年都要去伦敦见儿子一面，并且为他感到自豪。他向海伯利的人们诉说自己的儿子已经是个俊朗的年轻人，大家也都替他感到骄傲。大